

施告我君謀成矣將立奚齊丕鄭曰子何謂曰吾對以中立丕
鄭曰惜也不如曰不信以疏之亦固太子以携之多為之故以
變其志志少踈乃可間也今子曰中立况固其謀也彼有成矣
難以得間里克曰往言不可及也且人中心唯無忌之何可敗
也子將何如丕鄭曰我無心是故事君者君為我心制不在我
里克曰弑君以為廉長廉以驕心因驕以制人家不取抑撓志
以從君為廢人以自利也利方以求成人吾不能將伏也明日
稱疾不朝三旬難乃成驪姬以君命命申生曰今夕君夢齊姜
必速祠以歸福申生許諾乃祭于曲沃歸福于絳公田驪姬受
福乃寘鴆于酒置葶于肉公至召申生獻公祭之地地墳申生
恐而出驪姬與犬肉犬斃飲小臣酒亦斃公命殺杜原款申生
奔新城杜原款將死使小臣圍告于申生曰款也不才寡知不

敏不能教導以至於死不能深知君之心度棄寵求廣土而竄
伏焉小心猶介不敢行也是以言至而無所說之也故陷於大
難乃逮于讒然款也不敢愛死唯與讒人鈞是惡也吾聞君子
不去情不反讒讒行身死可也猶有令名焉死不遷情疆也守
情說父孝也殺身以成志仁也死不忘君教也孺子勉之死必
遺愛死民之思不亦可乎申生許諾人謂申生曰非子之罪何
不去乎申生曰不可去而罪釋必歸於君章父之惡取笑諸侯
吾誰鄉而入內困於父母外困於諸侯是重困也棄君去罪逃
死也吾聞之仁不怨君智不重困勇不逃死若罪不釋去而必
重去而罪重不智逃死而怨君不仁有罪不死無勇去而厚怨
惡不可重死不可避吾將伏以俟命驪姬見申生而哭之曰有
父忍之况國人乎忍父而求好人孰好之殺父以求利人人

孰利之皆民之所惡也難以長生驪姬退申生乃雉經于新城之廟將死乃使猛之言於狐突曰申生有罪不聽伯氏以至於死申生不敢愛其死雖然吾君老矣國家多難伯氏不出柰吾君何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以至於死雖死何悔是以謚為共君驪姬既殺太子申生又譖二公子曰重耳夷吾與知共君之事公今聞楚刺重耳重耳逃于狄今賈華刺夷吾夷吾逃于梁盡逐群公子乃立奚齊焉始為令國無公族焉

太宰詬譖子胥吳越春秋

夫差復北伐齊越王聞之率眾以朝於吳而以重寶厚獻太宰詬喜受越之賂愛信越殊甚日夜為言於吳王王信用詬之計伍胥大懼曰是棄吾也乃進諫曰越在心腹之病不前除其疾今信浮辭偽詐而貪齊破齊譬由磐石之田無立其苗也願

王釋齊而前越不然悔之無及吳王不聽使子胥使於齊適期戰之會子胥謂其子曰我數諫王王不我用今見吳之亡矣汝與吾俱亡亡無為也乃屬其子於齊鮑氏而還太宰詬既與子胥有隙因讒之曰子胥為海暴力諫願王少厚焉王曰寡人知之

觀斯贊譖樂羊戰國策

樂羊為魏將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其子而遺之羹樂羊坐於幕下而啜之盡一杯文侯謂觀斯贊曰樂羊以我之故食其子之肉贊對曰其子之肉尚食之其誰不食樂羊既罷中山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

江乙惡昭奚恤戰國策

魏人江乙為魏使於楚後仕楚惠王為尹欲惡昭奚恤於楚謂

楚王曰下比周則上危下分爭則上安王亦知之乎願王勿忘也且人有好揚人之善者於王何如王曰此君子也近之江乙曰有人好揚人之惡者於王何如王曰此小人也遠之江乙曰然則且有子殺其父臣弑其主者而王終已不知者何也以王好聞人之美惡聞人之惡也王曰善寡人願兩聞之昭奚恤又謂楚王曰人有以其狗為有執而愛之其狗嘗溺井其鄰人見狗之溺井也欲入言之狗惡之當門而呼之鄰人憚之遂不得入言邯鄲之難楚進兵大梁取美昭奚恤取魏之寶器臣居魏知之故昭奚恤惡臣之見王

郭開略使毀廉頗史記

趙王思復得廉頗趙王使使者視廉頗尚可用否廉頗之仇郭開多與使者金令毀之趙使者既見廉頗廉頗為之一飯斗米

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尚可用趙使還報王曰廉將軍雖老尚善飯然與臣坐頃之三遺矢矣趙王以為老遂不召

郭開受金讒害李牧萬年龜鏡

趙王用李牧為將居鴈門備邊以便宜從事牧多為奇陳張左右翼擊之大破匈奴十餘萬騎單于奔走十餘歲不敢近趙邊趙王遂封李牧為武安君居三年秦攻趙趙以李牧擊破秦軍又使王翦攻趙趙使李牧復禦退之秦於是多與趙王寵臣郭開金為反間言李牧欲反趙趙王信之乃使趙葱及顏聚代李牧牧不受命趙王使人捕得李牧斬之後三月王翦固急攻趙大破趙軍殺趙葱遷其將顏聚虜趙王而遂滅趙趙拙按

趙昌譎害鄭崇下獄前漢

鄭崇字子游哀帝擢為尚書僕射數諫諍上初納用之每見曳

革履上笑曰我識鄭尚書履聲董賢寵過度崇諫上由是得罪數以職事見責欲乞骸骨不敢趙昌佞調害崇因奏崇與宗族通疑有姦請治上責崇曰君門如市人何以欲禁切主上崇對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願得考覆上怒下崇獄

馬援遭譖以之譖後漢

馬援封新息侯光武遣援率十二部募士四萬餘人征五溪初軍次下雋有兩道可入從壺頭則路近而水險從充則塗夷而運遠帝初以為疑及軍至耿舒欲從充道援以為弁日費糧不如進壺頭搯其喉咽充賊自破以事上之帝從援策三月進營壺頭賊乘高守隘水疾船不得上會暑甚士卒多疫死援亦病困乃穿岸為室以避炎氣賊每升險鼓譟援輒曳足以觀之左右哀其壯意莫不為之流涕耿舒與兄弁書曰前舒上事恩當先

擊充而兵馬得用軍人數萬爭欲先奮今壺頭竟不得進大衆怫鬱行死誠可痛惜伏波類西域賈胡到一處輒止以是失利今果疾疫皆如舒言弁得書奏之帝乃使虎賁中郎將梁松乘驛貴問援因代監軍會援病卒先是援病起來候之獨拜床下援不答松懷不平遂因事陷之帝大怒追收援新息侯印綬初援在交趾常餽蕙苡實用能輕身省欲以勝瘴氣軍還載之一車時人以為南土珍怪及卒後有上書譖之以為前所載皆明珠文犀帝益怒援妻孥惶懼不敢以喪還舊塋買城西數畝地藁葬而已賓客故人莫敢弔會嚴與援妻子草索相連詣闕請罪帝乃出松書以示之方知所坐上書訴寃前後六上辭甚哀切

後得塗

逢紀譖豐被害魏書

田豐字元皓天姿瓌傑權略多奇少喪親居喪盡哀日月雖過笑不至矧博覽多識名重州黨漢靈帝時初辟太尉府舉茂才遷侍御史闡官擅朝英賢被害豐乃棄官歸家袁紹起疑軍辭厚幣以招致豐豐以王室多難志存匡救乃應紹命以為別駕勸紹迎天子紹不納紹後用豐謀以平公孫瓚逢紀憚豐亮直數讒之於紹紹遂忌豐紹軍之敗也土崩奔北師徒略盡軍皆拊膺而泣曰苟令田豐在此不至於是也紹謂逢紀曰冀州人聞吾軍敗皆當念吾唯田別駕前諫止吾與衆不同吾亦慙見之紀復曰豐聞將軍之退拊手大笑喜其言之中也紹於是有害豐之意

蔡瑁不令劉琦見表

魏書

漢獻帝時荊州牧劉表疾病子琦還省疾琦性慈孝瑁忌琦見

表父子相感更有託後之意謂曰將軍命君撫臨江夏為國東藩其任至重為釋衆而來必見譴怒傷親之懽心以增其疾非孝敬也遂過于戶外使不得見琦流涕而去

劉表聽左右疏逐衡

魏書

禰衡辯於言而尅於論見荊州牧劉表日所以自結於表者甚至表悅之以為上賓衡稱表之美盈口而論表左右不廢繩墨於是左右因形而譖之曰衡稱將軍之仁西伯不過也唯以為不能斷終不濟者必由此也是言實指表智短而非衡所言也表不詳察遂疏衡而逐之衡以交絕於劉表智窮於黃祖身死名滅為天下笑者皆譖之者有形也

鍾會挾憾譖害嵇康

晉書

嵇康字叔夜魏時嘗為中散大夫貴公子鍾會造焉康不為社

會憾之因言於司馬昭曰嵇康卧龍也不可起公無憂天下顧以康為慮耳因譖康欲助毋丘儉賴山濤不聽昔齊戮華士魯誅少正卯誠以害時亂教故聖賢去之康等言論放蕩非毀典謨帝王者所不宜容宜因釁除之以淳風俗帝既昵聽信會遂害之康將刑東市太學生三千人請以為師弗許康顧視日影索琴彈之曰昔袁孝尼嘗從吾學廣陵散吾每靳固之廣陵散於今絕矣海內之士莫不痛之昭尋悟而恨焉

馮荀譖毀齊王攸晉書

馮統字少胃晉武帝時為侍中帝病篤得愈統與荀勗見朝野之望屬在齊王攸攸素薄勗勗以太子愚劣恐攸得立有害於己乃使統言於帝曰陛下前者疾若不差太子其廢矣齊王為眾所歸雖欲高讓其得免乎宜遣還藩以安社稷帝納之

孟玖譖害陸機晉書

陸機晉武帝時為後將軍河北大都督王粹牽秀皆有怨心機以三世為將道家所忌固辭成都王穎不許機始臨戎而牙旗折意甚惡之列軍自朝歌至于河橋鼓聲聞數百里漢魏以來出師之盛未嘗有也長沙王又奉天子與機戰於鹿苑機軍大敗赴七里澗而死者如積焉水為之不流將軍賈稜皆死之宦人孟玖怨機遂譖機於穎言其有異志將軍王闡郝昌公師藩等皆致所用與牽秀等共證之穎大怒使秀密收機黑幟繞車手決不開天明而秀兵至機釋戎服着白帽與秀相見神色自若謂牽秀曰自吳朝傾覆吾兄弟宗族蒙國重恩入侍帷幄出剖符竹成都命吾以重任辭不獲已今日受誅豈非命也因與成都王穎箋詞甚悽惻既而嘆曰華亭鶴唳豈可復聞乎遂遇

害於軍中時年四十三夏亦同被害機既死非其罪士卒痛之莫不流涕是日昏霧晝合長風折木平地尺雪議者以為陸氏之寃

荀勗毀齊王攸晉書

晉武帝諸子並弱而太子不令臣庶皆屬意於齊王攸荀勗馮統皆諂諛自進攸素疾之勗等以朝望在攸恐其為嗣禍必及已乃從容言於帝曰陛下萬歲之後太子不得立也帝曰何故勗曰臣庶皆歸心於齊王太子焉得立乎陛下試詔齊王之國必皆以為不可則臣言有徵矣統又曰陛下遣諸侯之國宜先從親始親莫若齊王帝既信勗統之言乃下詔策攸之國攸知勗統構已憤怨發病乞守先后陵不許疾轉篤猶催上道攸自強入辭素持容儀雖困尚自整厲舉止如常帝益疑無疾辭出

信宿歐血而死帝哭之慟統侍側曰齊王名過其實而天下歸之今自薨隕社稷之福陛下何哀之過帝乃收淚而止

馮統疾譖張華晉書

張華字茂先晉武帝時平吳有功封廣武縣侯初謀伐吳馮統與賈充荀勗同共苦諫不可吳平統內懷慚懼疾張華如讐及華外鎮威德大著朝論當徵為尚書令統從容侍帝論晉魏故事因諷帝言華不可授以重任帝默然而止

徐潤譖害令狐盛晉書

劉琨字越石懷帝永嘉中為并州刺史素奢豪嗾聲色雖暫自矯勵輒復縱逸河南徐潤以音律自通琨甚愛之署為晉陽令恃寵干預琨政奪威護軍令狐盛性亢直數諫并勸琨除潤琨不納潤又譖盛於琨曰盛將勸公稱帝矣琨不之察便殺之

郭斬譖害太弟又晉書

偽漢主劉聰即位中宮僕射郭猗有憾於太弟又謂太子祭曰大弟於主上之世猶懷不逞之志此則殿下父子之深仇四海蒼生之重怨也而主上過垂寬仁猶不替二尊之位一旦有風塵之變臣竊為殿下寒心且殿下高祖之世孫主上之嫡統凡在含齒孰不係仰萬機事大何可與人臣昨聞太弟與大將軍相見極有言矣若事成許以主上為太上皇大將軍為皇太子又又許衛軍為大單于二王已許之矣二王居不疑之地並握重兵以此舉事事何不成臣謂二王茲舉禽獸之不若也背父親人人豈親之今又苟貪其一切之力耳事成之後主上豈有全理殿下兄弟故在忘言東宮相國單于在武陵兄弟何肯與人許以三月上已因譖作難事澆變生宜早為之所春秋傳曰

蔓草猶不可除况君之寵弟乎臣屢啓主上主上性敦友于謂臣言不實刑臣刀鋸之餘而家主上殿下成造之恩故不慮逆鱗之誅每所聞必言冀垂采納臣當入言之願殿下不泄密表其狀也若不信臣言可呼大將軍從事中郎王皮衛軍司馬劉惇假之恩顧通其歸善之路以問之必可知也祭深然之猗密謂皮惇曰二王逆狀主相已具知之矣卿同之手一人驚曰無之猗曰此事必無疑吾憐卿親舊并見族耳於是歔歔流涕皮惇大懼叩頭求哀猗曰吾為卿作計卿能用不一人皆曰謹奉大人之教猗曰相國必問卿卿但云有之若責卿何不先啓卿即答曰臣誠負死罪然仰惟主上聖性寬慈殿下篤於骨肉恐言成誑偽故也皮惇許諾祭俄而召問二人至不同時而辭若畫一祭以為信然初斬準從妹為又孺子淫于侍人又怒殺之

而屢以朝準準深慙恚說祭曰東宮萬機之副殿下宜自居之以領相國使天下知早有所繫望也至是準又說祭曰昔孝成距子政之言使王氏卒成篡逆可乎祭曰何可之有準曰然誠如聖旨下官亟欲有所言矣但以德非更生親非皇宗恐宗忠言輒出霜威已及故不敢耳祭曰君但言之準曰聞風塵之言謂大將軍衛將軍及左右輔皆謀奉太弟尅季春構變殿下宜為之備不然恐有商臣之禍祭曰為之柰何準曰主上愛信於太弟恐卒聞未必信也如下官愚意宜緩東宮之禁固勿絕太弟賓客使輕薄之徒得與交游太弟既素好待士必不思防此嫌輕薄小人不能無逆意以勸太弟之心小人有始無終不能如貫高之流也然後下官為殿下露表其罪殿下與太宰拘太弟所與交通者考問之窮其事原主上必以無將之罪罪之不

然今朝望多歸太弟主上一旦晏駕恐殿下不得立矣於是祭命卜抽引兵去東宮聰自去冬至是遂不復受朝賀軍國之事一決於祭唯發中旨殺生除授王沈郭猗等意所欲皆從之又立市於後庭與宮人讌戲或三日不醒劉祭使王平謂劉又曰適奉中詔云京師將有變勅果中以備之入以為信然裹甲以在祭馳遣告斬準王沈曰向也王平云東宮陰備非常將若之何準白聰大驚曰豈有此乎王沈等同聲曰臣等久聞但恐言之陛下勿信於是使祭圍東宮祭遣沈準收氏羌酋長十餘人窮問之皆自誣伏廢又為北部王祭使準賊殺之

劉瑀賤謝反譜羊希南史

羊希字泰間少有才氣宋文帝元嘉間申為尚書左丞時益州刺史劉瑀先為右衛將軍與府司馬何季穆共事不平季穆為

尚書令建平王宏所親待屢毀瑀於宏會瑀出為益州奪土人妻為妾宏使希舉察之瑀坐免官瑀恨希切齒有門生謝元伯往來希間瑀密令訪訊被免之由希曰此奏非我意瑀即日到大宏門奉牋陳謝云聞之羊希希坐漏泄免官

華願兒諧法興賜死南史

戴法興遷越騎校尉宋前廢帝所愛幸閹人華願兒有盛寵賜與金帛無筭法興常加裁減願兒甚恨之帝嘗使願兒出入市里察聽風謠而道路之言謂法興為真天子帝為質天子願兒因此告帝曰外間云宮中有兩天子官是一人戴法興是一人官在深宮中人物不相接法興與太宰顏柳一體往來門客恒有數百內外士庶莫不畏服之法興是孝武左右復久在官闈今將他人作一家深恐此坐席非復官許帝遂免法興官徙付

遠郡尋於家賜死

張敬兒讒害吳泰南史

張敬兒先為襄陽府將家貧每休假輒備賃自給嘗為城東吳泰家檐水通泰所愛婢事發將被泰殺逃賃棺材中以蓋加上乃免及在鵲尾洲啓宋明帝云泰以絲助雍州刺史袁覲為弩弦黨同逆若事平之日乞其家財帝許之至是收籍吳氏唯家人保身得出僮役財貨直數千萬敬兒皆有之先所通婢即以為妾

蕭景王晏諧伯玉南史

任苜字伯玉齊高帝重苜盡心愈見信使掌軍國密事權動朝右每輒休外軒蓋填門嘗遭母憂成服日左率蕭景先侍中王晏共載弔之五更使中車未到伯玉宅二里許王侯朝士已盈

巷至下鼓尚未得前司徒褚彥回衛軍王倫俱進繼後方得前
又倚聽事久之中詔遣中書舍人徐希秀斷哭止客久方得前
比出二人飢乏氣息噉然切齒形于聲貌明日入宮言便云臣
等所見二宮門及齋閣方荀伯玉宅政可設雀羅績復言外論
云千敕萬令不如荀公一命武帝深怒伯玉高帝臨崩指伯玉
以屬武帝即位伯玉憂懼上聞之以其與垣崇祖善崇祖田業
在江西慮相扇為亂加意撫之伯玉乃安永明元年與崇祖竝
見誣伏誅而胤叔為太子左率呂文顯歎曰伯玉能謀太祖而
不能自謀豈非天哉

王晏諧素彖南史

素彖字偉才齊武帝時累遷太子中庶子出為冠軍將軍監吳
興郡事彖性剛固以微言忤武帝又薄王晏為人晏請交不答

武帝在便殿用金柄刀子翦瓜晏在側曰外間有金刀之言恐
不宜用此物帝窮問所以晏曰素彖為臣說之上街怒良久

胡諧之貪慾諧害范栢年南史

胡諧之齊武帝永明六年遷都官尚書諧之有識具每朝廷官
缺及應遷代密量上所用人皆如其言虞悰以此稱服之既居
權要多所徵求就梁州刺史范栢年求佳馬栢年患之謂使曰
馬非狗子那可得為應無極之求接使人薄使人致恨歸謂諧
之曰栢年云胡諧是何僕狗無厭之求諧之切齒致忿時王玄
邀代栢年栢年稱疾推遷不時遷諧之言於武帝曰栢年恃其
山川險固聚眾欲擅一州及栢年下帝欲不問諧之又言見獸
格得而放上山於是賜死

遙光諧害高武諸子南史

齊豫章文獻王次子恪字景冲永明中以王子封南康縣侯年
十二和從兄司徒竟陵王子良高松賦衛軍王儉見而奇之建
武中為吳郡太守及大司馬王敬則於會稽及奉子恪為名而
子恪奔走未知所在始安王遙光勸上併誅高武諸子孫於是
並殺竟陵王昭胄等六十餘人入永福省令太醫煮椒二斛并
命辨數十具棺材謂舍人沈徽孚曰椒熟則一時賜死期三更
當殺之會上輅卧主書單景雋啓依旨斃之徽孚堅執曰事須
更審亦少三更子恪徒跣奔至建陽門上聞驚覺曰故當未賜
諸侯命邪徽孚以答上撫牀曰遙光幾誤人事及見子恪顧問
流涕諸侯悉賜供饌以子恪為太子中庶子

謝超宗詭言諧王瑩南史

王瑩字奉光選尚宋臨淮公主拜駙馬都尉累遷義興太子代

謝超宗去郡與瑩交惡遂欲就瑩文書求書屬瑩求一吏曰大
人一盲如湯澆雪耳及至瑩答旨以公吏不可超宗往懋慶對
諸賓謂懋曰湯定不可澆雪懋面洞赤唯大愧懋後往超宗
處設精白鮑美鮮鱗此懋問那得佳味超宗詭言義興始見鮑
陽驚曰丈人豈應不得邪懋大怒言於朝庭稱懋供養不足坐
失郡廢棄久之齊明帝時為中領軍

趙道智諧江革事文類聚

江革字休映梁武帝時為廬陵王長史行江州府事正直自居
不與典籤趙道智坐道智還都言革情事好酒以舌雲聰代為
行事南州為之語曰故人不道知新人佞散騎莫知度不度新
人不如故

司馬申諧毛喜南史

司馬申字季和梁元帝時遷右衛將軍歷事三帝內掌機密頗作感福性忍善好飛書以譖毀朝之端士遍懼其決參預謀諛乃於外宣說以為已力省中秘事往往泄漏性又果敢善應對能候人主顏色有忤己者必以微言譖之附己者因機進之是以朝廷內外皆從風靡初尚書右僕射沈君理卒朝廷議以毛喜代之申慮喜預政乃短喜於陳後主曰喜臣之妻兄高帝時稱陛下有酒德請逐去官臣陛下寧忘之邪喜由是廢錮又與施文慶李脫兒比周諧殺傅縡奪任忠部曲以配蔡徵孔範是以文武解體至於覆滅中書晝寢於尚書下省有鳥啄其口流血及地時論以為譖賢之功也

元暉譖言壽與北史

元壽與少聰慧好學魏宣武初為徐州刺史在官貪虐失於人心其從兄侍中暉深害其能因譖之於帝詔尚書崔亮馳駟檢覈亮發日受暉旨遂鞭撻三寡婦令其自誣稱壽與暨已為婢壽與終恐不免乃令其外弟中兵參軍薛修義將車十乘運小麥戴之而出遂至河東匿修義家達赦乃出見帝自陳為暉所譖帝亦更無所責初壽與為中庶子時王勰在東宮賤因公事壽與杖之四十及顯有寵為御史中尉奏壽與在家每有怨言誹謗朝廷因帝極飲無所覺悟遂奏其事命帝注可直付壽與賜死帝書半不成字當時見者亦知非本心但懼暉等威不敢申拔及行刑日顯自往看之壽與命筆自作墓誌銘曰洛陽男子姓元名景有道無時其年不永餘文多不載顧謂其子曰我棺中可著百張紙筆兩枝吾欲訟顯於地下君高祖之靈有知

百日内必取顯如遂無知亦何足戀及宣武崩顯尋被殺

元晏讒于謹北史

于謹字思敬魏孝明帝時隨廣陽王征鮮于脩禮軍次白斗牛邏會章武王為脩禮所害遂停軍中山侍中元晏宣言於魏靈太后曰廣陽盤桓不進坐圖非望又有于謹者智略過人為其謀主恐非陛下純臣靈太后詔於尚書省門外立榜募獲謹者許以重賞謹聞之請詣闕披露腹心廣陽許之謹遂到榜下曰吾知此人衆共詰之謹曰我即是也有司以聞靈后見之大怒謹備述廣陽忠款兼陳停軍之狀靈后遂捨之

司馬子如挾怨譖害崔暹北史

齊文宣帝初嗣霸業司馬子如韓軌等挾舊怨言崔暹罪重高隆之亦言宜寬政網去糾察法官黜崔暹則得遠近人意文宣從之及踐阼譖毀者猶不息帝令都督陳山提舍人獨孤永業搜邏家甚貧賈得神武文襄與暹書千餘紙多論軍國大事帝嗟賞之仍不免衆口流暹於馬城晝則負土供役夜則置諸地牢

鄭子默誘潛王昕北史

王昕字元景為十陽太守時齊文宣怒臨漳令嵇暉及舍人李文師以暉賜薛豐洛文師賜崔士順為奴鄭子默私誘昕曰自古無朝士作奴昕曰箕子為之奴何言無也子默遂以昕言啓文宣仍曰王元景比陛下於紂楊愔微為解之帝謂愔曰王元景是余博士余語皆元景所教帝後與朝臣酣飲昕稱疾不至帝遣騎執之見其方搖膝吟詠遂斬於御前投屍漳水

高歸彥譖害清河王岳北史

齊清河王岳高歡從父弟也文宣時加太保性華侈尤悅酒色歌姬舞女陳鼎擊鐘諸王皆莫及初高歸彥少孤高歡令岳撫養輕其年幼情禮甚薄歸彥內銜之及歸彥為領軍岳謂其德已更倚仗之歸彥密構其短奏岳造城南大宅僭擬為永巷但無闕耳帝後夜行見壯麗意不平仍屬帝召鄴下婦人薛氏入宮而岳先嘗迎之至宅由其姊也帝縣薛氏姊而鋸殺之讓岳以為姦人女岳曰臣本欲取之嫌其輕薄非姦也帝益怒使高歸彥就宅賜以鴆岳曰臣無罪彥曰飲之飲而薨朝野惜之後歸彥反武成知其潛以歸彥良賤百口贈岳家

和士開譖孝琰北史

封孝琰齊後主時除并省吏部郎中南陽王友赴晉陽與機密和士開母喪託附者咸往奔哭鄴中富商丁鄒嚴興等竝為義

孝有一士人亦在哭限孝琰入弔出謂人曰嚴興之南丁鄒之北有一朝士號叫甚哀聞者傳之士開知而大怒其後會黃門郎李瓌奏南陽王綽驕恣士開因譖之曰孝琰從綽出外乘其副馬捨離部位別行戲語時孝琰女為范陽王妃為禮事因假入辭帝遂決馬鞭一百放出又遣高阿那肱重決五十幾死還鄴在集書省上下自此沈廢

封上讓祖穆譖害斛律光北史

斛律光字明月齊後主時為太保咸陽王遷太保侍中祖提忌之又穆提婆亦娶光庶女不許帝賜提婆晉陽之田光言於朝不可周將韋孝寬懼光乃作謠言令間諜漏之於鄴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琰續之曰盲老公背上下大斧饒舌老母不得語令小兒歌之於路提婆聞以告其母令萱以饒舌為斥已

盲老公謂祖珽也遂協謀以謠言啓帝曰斛律累世大將明月
聲震關西謠言可畏帝以問韓長鸞鸞以為不可事寢既而丞
相府佐封士讓密啓云光前西討還敕令便放兵散光令軍逼
帝京將為不軌不果而止家藏弩甲奴僮千數每使豐樂武都
處陰謀往來若不早圖恐事不可測帝謂何洪珣曰人心亦大
聖我前疑其欲反果然帝性怯恐即有變令洪珣馳召祖珽告
之又恐追光不從命珽因請賜其一駿馬須其來謝因執之帝
如其言光將上馬頭眩及至引入涼風堂劉桃枝自後撲之不
倒光曰桃枝常作如此事我不負國家桃枝與力士三人以弓
絃貫其頸遂拉殺之年五十八血流於地割之迹終不滅於是
下詔稱其反族滅之使邢祖信掌簿籍其家珽於都省問所得
物祖信曰得弓十五張宴射箭一百具刀七口賜稍二張珽又

篤聲曰更得何物曰得棗子枝二十束擬奴僕與人聞者不問
曲直即以杖之一百珽具大慙乃下聲曰朝廷已加重刑郎中
何可分雪及出人尤其抗直祖信慨然曰好宰相尚死我何惜
餘生

鄭譯潛斛斯微北史

周武帝山陵回宣帝欲作樂復令議其可不斛斯微曰孝經云
聞樂不樂聞尚不樂其况作乎鄭譯曰既云聞樂明即非無止
可不樂何容不奏帝遂依譯議譯因此銜之帝後肆行非度昏
虐日甚微以荷武帝重恩嘗備位師傅乃上疏極諫指陳帝失
不納譯因譖之遂下徵於獄微懼不免獄卒張元平哀之乃以
佩刀穿墻送之出元平被捶拷百數而無所言徵既出匿於人
家後遇赦得免

楊素譖殺萬歲北史

史萬歲吳武驍健好讀兵書隋文帝時為河州刺史開皇末突厥達頭可汗犯塞萬歲出馬邑道追擊大破之虜遁逃而還楊素害其功譖萬歲云突厥本降初不為寇遂寢其功萬歲數抗表陳狀上未之悟會上從仁壽宮初還京師廢皇太子勇窮東宮黨與上問萬歲所在萬歲實在朝堂楊素見上方怒因曰萬歲謁東宮矣以激怒上上謂信然令召萬歲時所將士卒在朝堂稱寃者數百人萬歲謂曰吾今日為汝極言於上及見上言將士有功為朝廷所抑詞氣憤厲忤上大怒命左右操殺之既而追悔不及因下詔罪狀之萬歲死之日天下士庶聞者識與不識無不寃惜

周興譖害魏玄同唐書

魏玄同武則天時拜文昌左丞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遷地官尚書檢校納言玄同與裴炎締交能保終始故晞耐久朋先是狄仁傑督太原運失米萬斛將坐誅玄同救免而河陽令周興未知也數於朝堂聽命玄同曰明府可去矣毋久留興以為沮已銜之至是誣玄同言太后老矣當復皇嗣后不察賜死于家年七十三初監察御史房濟監刑謂曰丈人盍上變異召見得自陳玄同曰人殺與鬼殺等耳不能為告事人

二張譖貶魏元忠唐書

魏元忠武則天時為檢校左庶子時二張勢傾朝廷元忠嘗奏曰臣承先帝之顧且受陛下厚恩不能徇忠使小人在君側臣之罪也易之等恨怒因武后不豫即共譖元忠與司礼丞高戩謀挾太子為耐久朋遂下制獄詔皇太子相王及宰相引元忠

等辯於廷不能決昌宗乃引張說為證說初偽許之至是迫使
言狀不應后又促之說曰臣不聞也易之等遽曰說與同逆說
曩嘗謂元忠為伊周夫伊尹放太甲周公攝王位此反狀明甚
說曰易之昌宗安知伊周臣乃能知之伊尹周公歷古以為忠
臣陛下不遣學伊周將何効焉說又曰臣知附易之朝夕可宰
相從元忠則族滅今不敢面欺懼元忠之寃后寤其讒然重違
易之故貶元忠高要尉

林甫姦讒毀短適之唐書

李適之恒山愍王孫也玄宗時天寶元年代牛仙客為左相累
封清和縣公嘗與李林甫爭權不協林甫陰賊即好謂適之曰
華山生金采之可以富國顧上未知之適之怵踰信其言他日
從容為帝道之帝喜以問林甫對曰臣知之舊矣顧華山陛下

本命王氣之舍不可以穿治故不敢聞帝以林甫為愛已而薄
適之不親於是皇甫惟明韋堅裴寬韓朝宗皆適之厚善悉為
林甫所構得罪適之懼不自安乃上宰相求散職以太子少保
罷欣然自以為免禍俄坐尚堅累貶宜春太守會御史羅希顛
陰被詔殺堅等貶所州縣震恐及過宜春適之懼仰藥自殺

林甫離間國忠唐書

唐李林甫始厚王鉷為盡力及鉷敗詔宰相治狀林甫大懼不
及而鉷獄具署名亦無所申救因以楊國忠代為御史大夫林
甫薄國忠材孱無所畏又以貴妃故善之及是權益盛貴震天
下始交惡若仇敵然國忠方兼劍南節度使而南蠻入寇林甫
因遣之鎮欲離間之國忠入辭玄宗曰處置且訖亟還指日
待卿林甫聞之憂懣

邊令誠譖害高仙芝唐書

高仙芝為右羽林軍大將軍封密雲郡公祿山反榮王為元帥
仙芝副之領飛騎獷騎及朔等兵出禁財募關輔士伍萬繼封
常清東討玄宗御勤政樓引榮王受命宴仙芝以下帝又幸望
春亭勞遣詔監門將軍邊令誠監軍次陝郡而常清敗還仙芝
急乃開太原倉悉以所有賜士卒焚其餘引兵趨潼關會賊至
甲伏資糧委於道彌數百里既至關勒兵繕守具士氣稍稍復
振賊攻關不得入乃引還初令誠數私於仙芝仙芝不應因言
其逗撓狀以激帝且云常清以賊搖衆而仙芝棄陝地數百里
賊盜稟賜帝大怒使令誠即軍中斬之令誠已斬常清陳尸於
邊降仙芝自外至令誠以陌刀百人自從曰大夫亦有命仙芝
遽下曰我退罪也死不敢辭然以我為盜詰資糧誣也謂令誠

曰上天下地三軍皆在君豈不知又顧麾下曰我慕若輩本欲
破賊取重賞而賊勢方銳故遷延至此亦以固關也我有罪若
輩可言不爾當呼枉軍中咸呼曰枉其聲殷地仙芝視常清尸
曰公我所引拔又代吾為節度今與公同死豈命歟遂就死

權輿作偽謠誣裴度唐書

裴度字中立穆宗時復度為平章事請入朝蘇逢吉黨大懼權
輿作偽謠雲非衣小兒坦其腹天上有口被驅逐以度平元濟
也都城東西岡六民間以為乾數而度第平樂里直第五岡權
輿乃言度名應圖讖弟據岡原不召而來其意可見欲以傾度
天子獨能明其誣詔復使輔政

王璠李漢譖德裕唐書

李德裕文宗時召拜中書門下平章事文宗暴感風害鄭注始

因王守澄以藥進帝少間又薦李訓使待詔帝欲授諫官德裕固諫帝語王涯別與官德裕搖手止涯帝適見不懌訓注皆怨復召宗閔輔政拜德裕興元節度使徙鎮海軍以代王璠先是大和中漳王養母杜仲陽歸浙西有詔在所存問時德裕被召乃檄留後使如詔書璠入為尚書左丞而漳王以罪廢死因與戶部侍郎李漢共譖德裕嘗賂仲陽導王為不軌帝惑其言召王涯李固言路隋質之注璠漢三人者語益堅獨隋言德裕大臣不宜有此讒焰少東遂貶德裕為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復貶秦州長史隋亦免宰相未幾李宗憫以罪斥而注訓等亂敗帝追悟德裕以誣構逐乃徙滁州刺史又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開城初帝從容語宰相朝廷豈有遺事乎衆進以宋申錫對帝愧首涕數行下曰當此時兄弟不相保况申錫邪有司為我褒

顯之又曰德裕亦申錫比也起為浙西觀察使復對學士禁中黎埴頊首言德裕與宗閔皆逐而獨三進官帝曰彼嘗進鄭注而德裕欲殺之今當以官與何人埴懼而出又指坐展前示宰相曰此德裕爭鄭注處

李殷誣害程福實五代史

程福實者為人沈厚寡言而有勇少為軍卒以戰功累遷洛州團練使晉出帝時為奉國右廂都指揮使開運中契丹入寇出帝北征奉國軍士乘間夜縱火焚營欲因以為亂福實身自救火被傷火滅而亂者不得發福實以為契丹且大至而天子在軍京師虛空不宜以小故動搖人聽因匿其事不以聞軍將李殷位次福實下利其去而代之因誣福實與亂者同謀不然何以不奏出帝下福實獄人皆以為冤福實終不自辯以見殺

唐襲構亂致死 五代史

唐襲前蜀主王建之嬖也建以為太子少保時太子元膺易之
屢譴于朝建懼其交惡乃罷襲樞密出為興元節度使已而襲
罷歸元膺廷疏其過失建益不悅是月七夕元膺召諸王大臣
置酒而集王宗翰樞密使潘勗翰林學士毛文錫不至元膺怒
曰集王不來峭與文錫教之耳明日元膺白建峭及文錫離間
諸王建怒將罪之元膺出而襲入建以問之襲曰太子謀作亂
欲召諸將諸王以兵錮之然後舉事尔建疑之襲請召屯營軍
入衛元膺初不為備聞襲召兵以為誅已乃與伶人安悉香軍
將喻全殊率天武兵自衛遣人擒峭及文錫而笞之幽於其家
召大將徐瑤常謙率兵出拒襲與襲戰神武門襲中流矢墜馬
死

寇準左遷宋史

寇準太宗時拜左諫議大夫樞密副使改同知院事與知院張
遜數爭事上前他日與温仲舒偕行道逢在入迎馬呼萬歲判
左金吾王賓與遜雅相善遜嗾上其事準引仲舒為證遜令賓
獨奏其辭頗厲且互斥其短帝怒謫準亦罷知青州帝顧準
厚既行念之嘗不樂語左右曰寇準在青州樂乎對曰準得善
藩當不苦也數日輒復問左右揣帝意且復召用準因對曰陛
下思準不少忘聞準日縱酒未知亦念陛下乎帝默然

欽若嫉寇準宋史

寇準加中書侍郎兼工部尚書準頗自矜澶淵之功真宗亦以
此待準甚厚王欽若深嫉之一日會朝準先退帝目送之欽若
因進曰陛下敬寇準為其有社稷功邪帝曰然欽若曰澶淵之

後陛下不以為恥而謂準有社稷功何也帝愕然曰何故欽若
曰城下之盟春秋恥之澶淵之舉是城下之盟也以萬乘之貴
而為城下之盟其何恥如之帝愀然為之不悅欽若曰陛下問
博乎博者輸錢欲盡乃罄所有出之謂之孤注陛下寇準之孤
注也斯亦危矣由是帝顧準寢衰

丁謂譖寇準宋史

宋真宗時寇準為相尤惡丁謂謂媒孽其過遂罷準相既而拜
謂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議再貶準帝意欲謫準江淮間謂退除
道州司馬同列不敢言獨王曾以帝語質之謂顧曰居停主人
勿復言蓋指曾以弟舍假準也

丁謂誣謫曹瑋為準黨宋史

曹瑋仁宗時為宣徽北院使鎮國軍節度觀察留後簽書樞密

院事宰相丁謂逐寇準惡瑋不附已指為準黨除南院使環慶
路都總管安撫使乾興初謫左衛大將軍容州觀察使知萊州
瑋以宿將為謂所忌即日道從弱卒十餘人不以弓鞬矢旅
自隨謂敗復華州觀察使

夷簡毀仲淹宋史

范仲淹仁宗時拜尚書禮部員外郎遷吏部員外郎權知開封
府時呂夷簡執政進用者多出其門范仲淹上百官圖指其次
第曰如此為序遷如此為不次如此則公如此則私况進退近
臣凡超格者不宜全委之宰相夷簡不悅他日論建都之事仲
淹曰洛陽險固而汴為四戰之地太平宜居汴即有事必居洛
陽當漸廣儲蓄繕宮室帝問夷簡夷簡曰此仲淹迂闊之論也
仲淹迺為四論以獻大抵譏切時政且曰漢成帝信張禹不疑

舅家故有新莽之禍臣恐今日亦有張禹壞陛下家洵夷簡怒
訐曰仲淹離間陛下君臣所引用皆朋黨也仲淹對益切由是
罷知饒州

擇仁城堅宋史

吳擇仁字智夫宋徽宗時加龍圖進集賢殿脩撰為京畿都轉
運使鄭州城惡受命更築之或說於曰新城雜以沙土瓦不如
故且速圯帝怒密遣取塊城上緘以來令衛卒三技之堅緻如
削鐵讒不能售

應辰被中貴人側目宋史

應辰在朝多革弊事中貴人皆側目德壽宮方堯石池以水銀
浮金鳧魚于上上過之宋高宗指示曰水銀正之此買之汪尚
書家上怒曰汪應辰力言勝置房廊與民爭利乃自貶水銀邪

應辰知之力求去會復出發運均輸之旨歎曰吾不可留矣但
力辯群枉則補外之請自得乃力論其事有害無利遂以端明
殿學士知平江府

韓侂胄誣汝愚貶出宋史

韓侂胄孝宗時欲逐汝愚而難其名誣其黨將作監李沐為正
言奏汝愚以同姓居相位不利於社稷乞罷其政出汝愚浙江
亭待罪遂罷相除觀文殿學士知福州臺臣合詞乞寢出守之
命遂以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國子祭酒李祥言去歲國遭大威
中外洶洶留正棄相位而去官僚幾欲解散軍民皆將為亂兩
宮隔絕國喪無主汝愚以樞臣獨不避殞身滅族之禍奉太皇
太后命翊陛下以登九五勲勞著於社稷精忠貫於天地乃卒
受黜黜而去天下後世其謂何博士楊簡亦以為言李沐劾祥

簡罷之太府丞呂祖儉亦上書訐汝愚之忠詔祖儉朋比罔上
送韶州安置太學生楊宏中周端朝張衡林仲麟蔣傅徐範等
伏闕言去歲人情驚疑變在朝夕當時假非汝愚出死力定大
議雖百李沐罔知攸濟當國家多難汝愚位樞府本兵柄指揮
操縱何向不可不以此時為利今上下安恬乃獨有異志乎書
上悉送五百里外羈管侂胄忌汝愚益深謂不重貶人言不已
以中丞何澹疏落大觀文監察御史胡紘疏汝愚唱引偽徒謀
為不軌乘龍授鼎假夢為符責寧遠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

孱赤台譖張柔被幽元史

張柔字德剛少慷慨尚氣節元大祖時為河北東西等路都元
帥歸拔都魯置官屬將士遷授有差燕帥孱赤台數凌柔柔不
為下乃譖柔於中都行臺曰張柔驍勇無敵尚被執而降今委
以兵柄戰勝攻取威震河朔夫今不圖後必難制常欲殺我我
不敢南也行臺召柔幽之士室孱赤台施帳寢其上環以甲騎
明日將殺之孱赤台一夕暴死柔乃得免

正寅誣譖廉希憲元史

廉希憲字善甫幼壯偉舉止異凡元世祖中統間進為中書右
丞行秦蜀省事後李璫反山東事連王文統平章趙壁素忌希
憲勲名因言文統由張易廉希憲薦引遂至大用且關中形勝
之地希憲得民心有商挺趙良弼為之輔此事宜關聖慮帝曰
希憲自幼事朕朕知其心商挺趙良弼皆正士何慮焉蜀降人
費正寅以私怨譖希憲因李璫叛亦脩城治兵潛畜異志帝因
惑之命中書右丞南合代希憲行省且覆視所告事卒無實狀
詔希憲還京師陛見言曰方關陝叛亂川蜀未寧事急星火臣

隨宜行事不謀佐貳如寅所言罪止在臣臣請逮繫有司帝撫御林曰當時之言天知之朕知之卿果何罪慰諭良久

阿合馬誣伯顏元史

伯顏之取宋而還也詔百官郊迎以勞之平章阿合馬先百官半舍道謁伯顏解所服玉鈎條遺之且曰宋寶玉固多吾寶無所取勿以此為薄也阿合馬謂其輕已思中傷之乃誣以平宋時取其玉枕蓋世祖命按之無驗遂釋之復其任阿合馬既死有獻此蓋者帝愕然曰幾陷我忠良別吉里迷失嘗誣伯顏以死罪未幾以他罪誅勅伯顏臨視伯顏與之酒愴然不頷而返世祖問其故對曰彼自有罪以臣臨之人將不知天誅之公也

哈麻誣劾脫元史

武宗時脫脫領大軍討高郵哈麻乘間遂復入中書為平章政

事脫脫之出師也以汝中柏為治書侍御史俾輔也先帖木兒汝中柏累言哈麻必當屏斥不然必為後患而也先帖木兒不從哈麻知之恐終不自保因詐於皇后奇氏曰皇太子既立而冊寶及郊廟之禮不行者脫脫兄弟之意也皇后既頗信之哈麻復與汪家奴之子桑哥實里也先帖木兒之密明理明古諧諸皇太子會也先帖木兒移疾家居於是監察御史索賽因不花等即承望哈麻風指奏劾也先帖木兒罪惡章凡三上而帝始允詔收御史臺印令也先帖木兒出都門聽旨而遂以知樞密院事汪家奴為御史大夫尋降詔數脫脫老師費財之罪即軍中奪其兵柄安置淮安既而脫脫也先帖木兒皆就貶逐以死並籍其家

鎮南誣奏的失被竄元史

鎖咬兒哈的迷失年十二宿衛英宗潛邸掌服御諸物英宗即位拜監察御史至治元年春詔起大剌于京西壽安山鎖咬兒哈的迷失與御史觀音保成珪李謙亨上章極諫以為東作方始而興大役以耗財病民非所以祈福也且歲在辛酉不宜興築初司徒劉夔妄獻浙右民田冒出內帑鈔六百萬貫丞相帖木迭兒分取其半監察御史發其姦由是疾忌臺諫至是帖木迭兒之子鎖南為治書侍御史密奏曰彼宿衛舊臣聞事有不便弗即入白今訕上以揚已之直大不敬帝乃殺鎖咬兒哈的迷失與觀音保成珪李謙亨黜之竄諸遐裔泰定初贈鎖咬兒哈的迷失資德大夫御史中丞上護軍追封永平郡公謚貞愍賜其妻子鈔五百貫良田千畝仍詔樹碑神道

女奴臣

設心陰險欺君害人者

陳乞偽事高國左傳

魯哀公六年齊陳乞偽事高張國夏者每朝陳乞必為高國駮乘馬所從必言諸大夫曰彼皆偃蹇將棄子之命皆曰高國得君必偏我蓋去諸固將謀子子早圖之圖之莫如盡滅之需讒事之下也及朝則曰彼虎狼也見我在子之側殺我無日矣請就之位又謂諸大夫曰二子者禍矣恃得君而欲謀二三子曰國之多難貴寵之由盡去之而後君定既成謀矣蓋及其未作也先諸作而後悔亦無及也大夫從之夏六月戊辰陳乞鮑牧及齊諸大夫以甲入于公宮昭子卿高聞之與惠子卿國乘如公戰于莊敗國人追之國夏奔莒遂及高張晏圍絃施乘奔魯

樓緩欺王戰國策

趙樓緩將使辭行恐趙王疑之以隱伏之事要王使信已也謂趙王曰臣雖盡力竭智死不復見於王矣王曰是何言也固且為書而厚寄卿樓子曰王不聞公子牟夷之於宋乎非肉不食文張善宋惡公子牟夷宋然之今臣之於王非宋之於公子牟夷也而惡臣者過文張故臣死不復見於王矣王曰子勉行矣寡人與子有誓言矣樓子遂行後以中牟反入梁侯者來言而王弗聽曰吾已與樓子有言矣

王莽擅作威福前漢

王莽為大司馬迎中山王奉成帝後是為孝平皇帝年九歲太后臨朝稱制委政於莽莽增持上下附順者拔擢忤恨者誅滅王受王邑為腹心甄豐甄邯主擊斷平晏領機事劉歆典文章

孫建為爪牙豐子尋歆子茶涿郡崔發南陽陳崇皆以材能幸於莽莽色厲而言方欲有所為微見風采黨與承其指意而顯奏之莽稽首涕泣固推讓焉上以惑太后下以示信於眾庶始風益州令塞外蠻夷獻白雉因白太后下詔以白雉薦宗廟群臣盛陳莽功德致周成白雉之瑞宜賜曰安漢公太后詔尚書具其事莽數上書稱疾固辭太后詔以召陵新息二縣戶二萬八千益封莽復其後嗣疇其爵邑封功如蕭相國以莽為太傅詔曰安漢公以故蕭相國甲第為安漢第定著於令傳之無窮於是莽惶恐不得已而起受策莽受太傅安漢公詔讓還益封疇爵邑事云願須百姓家給然後加賞復言宜立諸侯王後及高祖以來功臣子孫大者封侯或賜爵關內侯食邑然後及諸在位各有第序下惠士民鰥寡恩澤之政無所不施莽既悅眾

庶又欲專斷知太后厭政乃風公卿奏言往者更以功次遷至二千石及州部所舉茂材異等吏率多不稱宜皆見安漢公又太后不宜親省小事於是莽人人延問密致恩意厚加贈送其不合指願奏免之權與人主侔矣

王莽進女前漢

王莽字巨君孝元皇后弟之子也既尊重欲以女配平帝為后以固其權奏言皇帝即位三年長秋宮未建掖廷媵未充乃者國家之難本從亡嗣配取不正請考論五經定取禮博采二玉後及周公孔子世列侯在長安者適子女事下有司上衆女名王氏女多在選中者莽取與已女爭即上言身亡德子材下不宜與衆女竝采太后以為至誠下詔曰王氏女朕之外家其勿采庶民諸生郎吏以上守闕上書者日千餘人公卿大夫或詣

廷中或伏省戶下咸言明詔聖德巍巍如彼安漢公盛勲堂堂若此今當立后柰何廢公女天下安所歸命願得公女為天下母莽女立為皇后大赦天下

王莽妄殺立威前漢

王莽時王尋復作符命言故漢氏平帝后黃皇室主為尋之妻莽以詐立心疑大臣怨謗欲震威以懼下因是發怒曰黃皇室主天下母此何謂也收捕尋尋亡豐自殺尋隨方士入華山歲餘捕得辭連國師公劉歆子侍中東通靈將五司大夫隆威侯棻棻弟右曹長水校尉伐虜侯泳大司空邑弟左關將軍堂威侯竒反歆門人侍中騎都尉丁隆等牽引公卿黨親列侯以下死者數百人尋手理有天子字莽解其辭入視之曰此一大子也或曰一六子也六者戮也明尋父子當戮死也迺流棻于幽

州放尋于三危強隆于羽山皆驛車載其屍傳致云

放資陰沮帝意免燕王官魏書

劉放字子棄為中書監孫資為令俱事魏文帝久專權寵時燕王宇為大將軍與領軍將軍夏侯獻武衛將軍曹爽屯騎校尉曹肇驍騎將軍秦朗等共輔政放資為朗等素所不善懼有後害陰圖間之而宇常在帝側故未得有言帝氣微宇下殿呼肇有所議未還而帝少間爽獨在放知之呼資與謀資曰不可動也放曰俱入鼎鑊何不可去有乃突前見帝垂泣曰陛下氣微若亦不諱將以天下付誰帝曰卿不聞用燕王邪放曰陛下意先帝詔勅藩王不得輔政且陛下方病而曹肇秦朗等便與才人侍疾者言戲燕王擁兵南面不聽臣等入此即豎刀趙高也今皇太子幼弱未能統政外有強暴之寇內有勞怨之民陛下

不遠慮存亡而近係恩舊委祖考之業付二三凡士寢疾數日外內擁隔社稷危殆而已不知此臣等所以痛心也帝得放言大怒曰誰可任者放資乃舉爽代宇又曰宜詔司馬懿使相參帝從之放資出肇入泣涕固諫帝使肇勅停肇出戶放資趨而往復說止帝帝又從其言放曰宜為手詔帝曰我困篤不能放即上牀執帝手強作之遂齋出大言曰有詔免燕王宇等官不得停省中於是宇肇獻朗相與泣而歸第懿自力為詔詔司馬懿呼宮中常所給使者曰碎邪未汝持我此詔授太尉也碎邪顧去先是燕王為帝畫計以為閉中事重宜使道遠懿從河內西還事已施行懿得前詔斯須復得後手筆疑京師有變乃馳入見帝勞問說乃詔齊秦二王以示懿別指齊王謂懿曰此是也君諱視之勿誤也又教齊王令前抱懿頭時太子芳年八歲秦王九歲在于御側帝執懿手目太子曰死乃復可忍朕忍死待君君其與爽輔此懿曰陛下不見先帝屬臣以陛下乎

畢坦誣害張方晉書

晉惠帝時張方世貧賤以材勇得幸於河間王顥累遷兼振武將軍初得長安富人郅輔供給及貴以輔為帳下督甚昵之顥叅軍畢坦為方所侮忿而說顥曰張方久屯霸上聞山東賊盛不進宜防之其親信郅輔具知其謀顥召輔坦迎說輔曰張方欲反人謂卿知王若問卿何辭以對輔驚曰實不聞方反為之若何坦曰王若問卿但言爾爾不然必不免禍輔入顥問曰張方與卿知之乎輔曰爾顥曰遣卿取之可乎又曰爾顥乃遣輔送書於方因令殺之輔既昵於方持刀而入守閤者不疑因火下發函便斬方頭而出

王衍三窟晉書

王衍字夷甫晉惠帝時位居宰相不以經國而思自全之計說東海王越曰中國已亂當賴方伯宜得文武兼資以任之乃以

弟王澄為荊州族弟王敦為青州因謂澄敦曰荊州有江漢之固青州有負海之險卿二人在外而吾留此是以為三窟矣識者鄙之

桓溫大言晉書

桓溫字元子海西公時領平北將軍徐兗刺史性儉每讌惟下七奠棹茶果而已然以雄武專朝窺覷非望或卧對親寮曰為爾寂寂將為文景所笑衆莫敢對既而撫枕起曰既不能流芳後世不足復遺臭萬載邪常行經王敦墓望之曰可人可人其心迹若是

郗超勸溫廢立晉書

桓溫字元子晉廢帝太和四年以溫領平北將軍徐兗二州刺史時郗超諫桓溫伐慕容氏以道遠汴水淺運道不通溫不從

果有枋頭之敗温深慙之尋而有壽陽之捷問超曰此足雪枋頭之恥乎超曰未厭有識之情也既而超就温宿中夜謂温曰明公既居重任天下之責將歸於公若不行廢立大事不足鎮壓四海温素有此計深納其言

和士開勸帝逸樂取寵北史

和士開字彥通幼而聰慧解悟捷疾齊武成帝初為長廣王時辟士開行參軍武成好握槊士開善此戲加以傾巧便僻又能彈胡琵琶因致親寵武成帝即位累遷至高書左僕射兼侍中武成外朝視事或在內宴賞須臾之間不得不與士開相見或累月不歸一日數入或放還之後俄頃即追未至之間連騎催喚奸諂日至寵愛彌隆前後賞賜不可勝紀言辭容止極諸鄙褻以夜繼晝無復君臣之禮至說武成云自古帝王盡為灰土

堯舜桀紂竟復何異陛下宜及少壯恣意作樂從橫行之即是北史一日快活敵千年國事分付大臣何慮不辦無為自勤約也帝大悅於是委趙彥深掌官爵元文遙掌財用唐邕掌外兵白建掌騎兵馮子宗胡長祭掌東宮帝三四日乃一坐朝書數字而已略無言須臾罷入

和士開反害趙郡王北史

齊後主以武成顧託深委任和士開士開先得幸於胡太后是以彌見親密趙郡王劼與婁定遠元文遙等謀出士開仍引任城馮翊二王及段韶安吐根共為計策屬太后觴朝貴於前殿劼面陳士開辜失云士開先帝弄臣城狐社鼠受納貨賄穢亂官報目奪義無社口冒以死陳太后曰先帝在時王等何意不道今日欲欺孤寡邪但飲酒多多言劼詞色愈厲安吐根繼進

曰臣本商胡得在諸貴行未既受厚恩豈敢惜死不出士開朝野不定太后曰別日論之王等且散戲等或投冠於地或拂衣而起言詞咆哮無所不至明日戲等復於雲龍門令文遙入奏三反太后不聽段韶呼胡長絜傳言於太后曰梓宮在殯事太忽速猶欲王等更思量趙郡王等遂並拜謝長絜復命太后謂曰成妹母子家計者兄之力也厚賜戲等而罷之太后及後主召問士開士開曰先帝群臣中待臣最重陛下諒陰始爾大臣皆有覬覦今若出臣正是翦陛下羽翼宜謂戲等云文遙與臣同是任用豈得一去一留並可以為州且依舊出納待過山陵然後發遺戲等謂臣真出也必喜之後主及太后告戲等如其言以士開為兗州刺史文遙為西兗州刺史山陵畢戲等促士開就路士開載美女珠簾及諸寶玩以詣婁定遠謝曰諸貴欲

殺士開蒙王特賜性命用作方伯今欲奉別且送二女子一珠簾定遠大喜謂士開曰欲還入不士開曰在內久常不自安不願更入定遠信之送至門士開曰今日遠出願一辭覲二宮定遠許之由是得見後主及太后進說曰先帝一旦登遐臣媿不能自死觀朝貴意勢欲以陛下為乾明臣出之後必有大變復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因慟哭後主及太后皆立問計將安出士開曰臣已得入復何所慮正須數行詔書耳於是詔定遠為青州刺史責趙郡王戲以不臣召入殺之復除士開侍中尚書左僕射定遠歸士開所遺加以餘珍賂之

祖珽誣殺忠良北史

祖珽齊後主時入為祕書監丞相斛律光甚惡之遙見竊罵云多事乞索小人欲作何計數嘗謂諸將云邊境消息處分兵馬

趙令伯與吾等參論之盲人掌機密來全不共我輩語止恐誤他國家事又祖珽頗聞其言因其女皇后無寵以謠言聞上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令其妻兄鄭道蓋奏之帝問珽珽證實又說謠云高山崩榭樹舉盲老公背上下大斧多事老母不得語珽并云盲老公是臣自云與國同憂戚勸上行語其多事老母似道女侍中陸氏帝以問韓長鸞穆提婆并令高元海段士良密議之衆人未從因光府參軍封士讓啓告光反遂滅其族

韓鳳誤國北史

韓鳳字長鸞弟萬歲及其子寶行寶信北齊後主時並開府儀同萬歲又拜侍中亦虔機要寶信尚公主駕復幸其宅親戚咸蒙官賞鳳母鮮于段孝言之從母子姊也為此偏相參附奏

遣監造晉陽宮陳得信馳驛檢行見孝言役官夫匠自營宅即語云僕射為至尊起臺殿未訖何用先自營造鳳及穆提婆亦遣孝言分工匠為已造宅德信還具奏聞及幸晉陽鳳又以官馬與他人乘騎因此發忿與提婆並除名亦不露其辜仍毀其宅公主離婚復被遣向鄴史部門參及後主晉陽走還被敕喚入內尋詔復王爵及開府領軍大將軍常在左右仍從後主走度河到青州并為周軍所獲鳳被寵要之中尤嫉人士朝夕讌私唯相讚訴崔季舒等冤酷皆鳳所為也每一賜與動至千萬恩遇日甚彌自驕恣意色嚴厲未嘗與人相承接朝士誌事莫敢仰視動致呵叱執詈云狗漢大不可耐雖須殺却若見武職雖廝養末品亦容下之仕隋位終於隴州刺史

裴蘊布黨北史

裴蘊事隋文帝累遷御史大夫蘊欲重己權勢今虞世基奏罷
司隸刺史以下官屬增置御史百餘人於是引致姦黠共為朋
黨郡縣有不附者陰中之于時軍國多務凡是興師動衆京都
留守及與諸蕃互市皆令御史監之賓客附隸遍於郡國侵擾
百姓帝弗之知也司馬德戡將為亂遂見害

宇文述進計廢太子北史

宇文述字伯通隋文帝時為壽州總管時晉王廣鎮揚州陰有
奪宗之志諳計於述述曰皇太子失愛已久大王才能蓋世主
上與內宮咸所鍾愛四海之望實歸大王然廢立大事能移主
上者唯楊素耳移素謀者唯其弟約述雅知約請朝京師與約
共圖廢立晉王大悅多賫金寶資述入關述數請約共滅陳器
玩與之酣暢因共博戲每陽不勝輸所將金寶約所得既多稍

以謝述述因曰此晉王賜述令與公為歡約大驚曰何為者述
因為王申意約然其說退言於素亦從之後卒廢勇而立廣為
太子

郭衍附晉王謀廢太子北史

郭衍字彥文隋文帝時為壽州刺史臨下甚倨事上甚卑晉王
愛昵之宴賜隆厚遷洪州總管王有奪宗之謀托衍心腹遣字
文述以情告之衍大喜曰若所謀事果自可為皇太子如其不
諧亦須據淮海復梁陳之舊副君酒客其如我何王因召衍陰
共計議又恐人疑無故來往托以妻患癯王妃蕭氏有術能療
之以狀奏帝聽共妻向江都往來無度衍又詐稱廣州理反王
乃奏衍行兵討之由是大脩甲仗陰養士卒及王入為太子徵
授左監門率轉左宗衛率文帝於仁壽宮將大漸太子與楊素

矯詔令衍宇文述領東宮兵帖上臺宿衛門禁並由之及上崩漢王起逆而京師空虛使衍馳還總兵居守大業元年拜左武衛大將軍煬帝幸江都令統左軍改授光祿大夫又從行吐谷渾出金山道納降二萬餘戶衍能揣上意阿諛順旨帝每謂人曰唯郭衍心與朕同又嘗勸帝取樂五日一視事無得効高祖空自劬勞帝從之益稱其孝順

虞基抑損表狀不以實聞此史

虞世基仕隋煬帝拜金紫光祿大夫後從幸鴈門為突厥所圍戰士多敗世基勸帝為高格親自撫循乃下詔停遼東事帝從之師乃復振及圍解勳格不行又下伐遼之詔由是言其詐衆朝野離心帝幸江都次葦縣世基以盜賊日盛請發兵屯洛口倉以備不虞帝不從但答云卿是書生定猶懼怯于時天下大

亂世基知帝不可諫正又以高穎張衡等相繼誅戮懼禍及已雖居近侍唯諂取容不敢忤意盜賊日甚郡縣多沒世基知帝惡數聞之後有告敗者乃抑損表狀不以實聞是後外間有變帝弗之知也嘗遣太僕卿楊義臣捕盜河北降賊數十萬列狀上聞帝歎曰我初不聞賊類如此義臣列降賊何多也世基曰鼠竊雖多未足為慮義臣尅之擁兵不少久在闔外此最非宜帝曰卿言是也遽追義臣放其兵散又越王侗遣太常丞元善達間行賊中詣江都奏事稱李密有衆數萬圍逼京都賊據洛口倉城內無食若陛下速還烏合必散不然者東都決沒因獻款嗚咽帝為改容世基見帝色憂進曰越王年小此輩誑之若如所言善達何緣得至帝勃然怒曰善達小人敢廷辱我因使經賊中向東陽催運善達遂為群盜所殺此後外人杜口莫敢

以賊聞奏世基氣貌沈審言多合意是以特見親愛朝臣無與為比

封倫矯飾險佞唐書

封倫字德彞事太宗倫資險佞內挾數刺人主意陰導而陽合之外謹順居處衣服陋素而交官府賄贈狼籍然善矯飾居之自如人莫能探其膺誦

許敬宗受金欺罔唐書

許敬宗字延族高宗時為弘文館學士累遷太子少師子娶尉遲敬德女孫而女嫁錢九隴子九隴本高祖隸奴也為虛立門閥功狀至與劉文靜等同傳太宗賜長孫無忌威鳳賦敬宗猥稱賜敬德蠻酋龐孝泰率兵從討高麗賊笑其懦襲破之敬宗受其金乃稱屢破賊唐將言驍勇者唯蘇定方與孝泰曹繼叔

劉伯英出其下遠甚

李義府姦謀廢后唐書

李義府其祖嘗為射洪丞因客永泰貞觀中李大亮巡察劔南表義府才對策中第補門下省典儀劉洎馬周更薦之太宗召見轉監察御史詔侍晉王為太子除舍人崇賢館直學士與司議郎來濟俱以文翰顯時稱來李獻承華箴末云佞諛有類邪巧多方其萌不絕其害必彰義府方諂事太子而文致若讜直者太子表之優詔賜帛高宗立遷中書舍人兼脩國史進弘文館學士為長孫無忌所惡奏斥壁州司馬詔未下義府問計於舍人王德倫德倫者許敬宗甥癭而智善揣事因曰武昭儀方有寵上欲立為后畏宰相議未有以發之君能建白轉禍於福也義府即代德倫直夜叩閤上表請廢后立昭儀帝悅召見

與語賜珠一斗停司馬詔書留復侍武后已立義府與敬宗德
儉及御史大夫崔義玄中丞袁公瑜大理正侯善業相推轂濟
其姦誅棄骨鯁大臣故后得肆志攘取威柄天子歛衽矣義府
貌柔恭與人言嬉怡微笑而陰賊福忌著于心凡忤意者皆中
傷之時號義府笑中刀又以柔而害物號曰人貓

游藝云詭說武后革命唐書

傳游藝武后載初元年由合宮主簿再遷左補闕武后奪政即
上書詭說符瑞勸后當革姓以明受命后悅擢鸞臺侍郎后乃
黜唐稱周廢唐宗廟自稱皇帝賜游藝姓武氏以兄神童為冬
官尚書游藝嘗夢登湛露殿既寤以語所親有告其謀反者下
獄自殺以五品禮葬之初游藝探后旨誣殺宗室復請發六道
使後卒用其言萬國俊等既出天下被其酷游藝起一歲賜袍

自青及紫人號四時仕宦然歲中即敗前古少其比云

林甫詭說玄宗以固已寵唐書

唐太宗貞觀以來任蕃將者如阿史那社尒契苾何力皆以忠
力奮然猶不為上將皆大臣總制之故上有餘權以制於下先
多是開元中大臣若薛訥郭元振等自節度使入相天子李林
甫疾儒臣以方略積邊勞且大任欲杜其本以久已權即說玄
宗曰以陛下雄材國家富彊而夷狄未滅者繇文吏為將憚矢
石不身先不如用蕃將彼生而雄養馬上長行陣天性然也若
陛下感而用之使必死夷狄不足圖也帝然之因以安思順代
林甫領節度而擢安祿山高仙芝哥舒翰等專為大將林甫利
其虜也無入相之資故祿山得專三道勁兵處十四年不徙天
子安林甫策不疑也卒致稱兵蕩覆天下王室遂微

楊國忠撓敗舒翰軍唐書

哥舒翰玄宗時拜太子先鋒兵馬元帥祿山叛帝命率河隴朔方等十二部兵二十萬守潼關師始東先驅牙旗觸門墮注旄干折衆惡之天子御勤政樓臨送詔翰以軍行過門毋下百官郊餞旌旗亘二百里翰惶恐數以疾自言帝不聽然病瘳不能事以軍政委良丘使王思禮主騎李承光主步三人爭長致令無所統一衆攜也無鬪意明年進拜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祿山遣子慶緒攻關翰擊走之始安思順度祿山必反嘗為帝言得不坐翰既惡祿山又怨思順及是知重兵在已有所論請天子重違因偽為賊書遺思順者使關邏禽以獻翰因疏七罪請誅之有詔思順及弟元貞皆賜死徙放其家楊國忠始懼或說翰曰祿山本以誅國忠故稱兵今若留卒三萬守關

悉精銳度澹水誅君側此漢挫七國計也思禮亦勸翰猶豫未發謀頗露國忠大駭入見帝曰兵法安不忘危大兵在潼關而無後殿萬有一不利京師危矣即募牧兒三千人日夜訓練以劍南列將分統之又募萬人屯灊上使腹心杜乾運為帥翰疑圖已表請乾運兵隸節下因詭召乾運計事者至軍即斬首梟牙門并其軍國忠愈恐謂其子曰吾無死所矣然翰亦不自安又謀久不決數奏言祿山雖竊據河朔不得人心請持重以敵之待其離隙可不血刃而禽賊將崔乾祐守陝郡仆旗鼓羸師以誘戰覘者曰賊無備可圖也帝信之詔翰進討翰報曰祿山習用兵今始為逆不能無備是陰計誘我賊遠來利在速戰王師堅守毋輕出關計之上也且四方兵未集宜觀事勢不必速當是時祿山雖盜洛河所過殘殺人人怨之淹時月不能進

尺寸地又郭子儀李光弼兵亦進取常山十數郡祿山始悔反矣將還幽州自固而國忠計迫謀說帝趣翰出潼關復陝洛時子儀光弼遙計曰翰病且耄賊素知之諸軍烏合不足戰今賊悉銳兵南破宛洛而以餘眾守幽州吾直擣之覆其巢窟質叛族以招逆徒祿山之首可致若師出潼關變生京師天下殆矣乃極言請翰固關無出軍而帝入國忠之言使使者趣戰項背相望也翰窘不知所出六月引而東慟哭出關次靈寶西原與乾祐戰由關門七十里道險隘其南薄山北阻河賊以數千人先伏險翰浮舟中流以觀軍謂乾祐兵寡易之促士卒進道阻無行列賊乘高頽石下擊殺士甚眾翰與良丘登北阜以軍三萬夾河鳴鼓思禮等以精卒居前餘軍十萬次之乾祐為陣十五五或卻或進而陌刀五千列陣後王師視其陣無法指觀

嗤笑曰禽賊乃會食及戰乾祐旗少偃如欲趣者王師懈不為備伏忽起薄戰皆奮死鬪翰以氍毹馬車畫龍虎飾金銀瓜目將駭賊倚戈矢逐北賊負薪塞路順風火其車燥焱熾突騰煙如夜士不復相辨自相鬪殺尸血狼籍久乃悟又棄甲奔山谷及蹈河死者十一二有糧艘百餘軍爭濟艘輒沈至縛矛楫乘以度喧叫振天地賊乘之奔潰略盡始關門有三塹廣二丈深一丈士馬奔蹙相壓追少選整平後至者踐之以入既敗翰引數百騎絕河還營羸兵裁八千至潼津收散卒復守潼關乾祐進攻於是火拔歸仁等給翰出關翰曰何邪曰公以二十萬眾一日覆沒持是安歸公不見高仙芝等事乎翰曰吾寧效仙芝死汝舍我歸仁不從執以降賊

史思明寧夷州突厥種初名寧于玄宗賜其名安慶露焉有佞背廡目側鼻寡鬚髮疎健譎狡與安祿山共鄉里生先祿山一日故長相善少事特進向知義以輕騎覘賊壘兩禽該通六蕃譯亦為互市郎項之負官錢無以償將走奚未至為邏騎所困欲殺之給曰我使人也若聞殺天子使者其國不祥不如以我見王王活我功自汝得邏以為然送至王所不拜曰天子使見小國君不拜禮也王怒然疑真使者卒授館待以禮將還今百人從入朝奚有部將瑣高者名聞國中思明欲禽以贖罪誅王曰從我者雖多無足與見天子者惟高材可與至中國王悅命高將帳下三百俱既至平盧遣謂戍主曰奚兵數百外稱入朝內實盜請備之主潛師迎擒殺其衆囚高以獻幽州節度使張守珪奇其功表折衝與祿山俱為捉生天寶初思明累功至將

軍知平盧軍事入奏帝賜坐與語奇之問年曰四十矣撫其背曰爾貴在晚勉之

安祿山詭誕給帝邀功唐書

安祿山唐玄宗天寶二年入朝奏對稱旨進驃騎大將軍又明年代裴寬為范陽節度河北採訪使仍領平盧軍祿山北還詣中書門下尚書三省正負長官御史中丞饒鴻臚亭四載奚契丹殺公主以叛祿山幸邀功肆其侵於是兩蕃貳祿山起軍擊契丹還奏夢李靖李勣求食於臣乃祠址郡芝生于梁其詭誕敢言不疑如此又潛遣賈胡行諸道歲輸財百萬至大會祿山踞重牀燎香陳怪珍胡人數百侍左右引見諸賈陳犧牲女巫鼓舞于前以自神陰令群賈市錦綵朱紫服數萬為叛資月進牛橐駝鷹狗奇禽異物以盡帝心而人不聊自以無功而貴見

天子盛開邊乃給契丹諸酋大置酒毒馬既酣恣斬其首先後
殺數千人獻馘闕下玄宗不知

安祿山詭言取寵唐書

唐玄宗時安祿山陽為愚不敏蓋其姦承間奏曰臣生蕃戎寵
榮過甚無異材可用願以身為陛下死天子以為誠憐之令見
皇太子不拜左右撻語之祿山曰臣不識朝廷議皇太子何官
也玄宗曰吾百歲後付以位謝曰臣愚知陛下不知太子罪萬
死乃再拜時楊貴妃有寵祿山請為妃養兒帝許之其拜必先
妃後帝帝怪之荅曰蕃人先母後父帝大悅命與楊銖及三夫
人約為兄弟繇是祿山有亂天下意令麾下劉駱谷居京師伺
朝廷隙六載進御史大夫封妻段為夫人有國林甫以宰相貴
甚羣臣無敢鈞禮惟祿山倚恩入謁倍林甫欲諷寤之使與王

鉞偕鉞亦位大夫林甫見鉞鉞趨拜卑約祿山惕然不覺自繫
折林甫與語揣其意迎剖其端祿山大駭以為神每見雖盛寒
必流汗林甫稍厚之引至中書覆以已袍祿山德林甫呼十郎
駱谷每奏事還先問十郎如有好言輒喜若謂大夫好檢校
則反手據牀曰我且死優人李龜年為帝學之帝以為樂晚益
肥腹緩及膝奮兩肩若挽牽者乃行作胡旋舞帝前乃疾如風
帝視其腹曰胡腹中何有而大荅曰唯赤心耳每乘驛入朝半
道必易馬蹄大夫換馬臺不爾馬輒仆故馬必能負五石馳者
乃勝載帝為祿山起第京師以中人督役戒曰善為部署祿山
眼孔大毋令笑我為瑣戶交疏臺觀沼池華僭帝幕率緹繡金
銀為笏筐瓜籬大抵服御雖乘輿不能過帝登勤政樓幄坐之
左張金鷄大陣前置特榻詔祿山坐褰其幄以示尊寵太子諫

白自古幄坐非人臣當得陛下寵祿山過甚必驕帝曰胡有異相我欲厭之時太平久人忘戰帝春秋高嬖豔鉗固李林甫楊國忠更持權綱紀大亂祿山計天下可取逆謀日熾每過朝堂龍尾道南北睥睨久乃去

林甫排構大臣唐書

李林甫長平肅王叔良曾孫事玄宗開元初為太子中允累進兼中書令性陰密忍誅殺不見喜怒面柔令初若可親既崖窵深阻卒不可得也公卿不由其門而進必被罪徒附離者雖小人且為引重同時相若九齡李適之皆遭逐至楊慎矜張瑄盧幼臨柳升等緣坐數百人並相繼誅以王鉞吉溫羅希奭為爪牙數與大獄衣冠為累息滴之子嘗嘗威具召賓客畏林甫乃終日無一人往者林甫有堂如偃月飾月堂每欲排構大臣即

居之思所以中傷者若喜而出即其家碎矣

林甫斥杜璡以絕言路唐書

李林甫唐玄宗時居相位十九年固寵市權蔽欺天子耳目諫官皆持祿養資無敢正言者補闕杜璡再上書言政事斥為下邳令因以語動其餘曰明主在上羣臣將順不暇亦何所論君等獨不見立仗馬乎終日無聲而飲三品芻豆一鳴則黜之矣後雖欲不鳴得乎由是諫爭路絕

李林甫詭虛絢被出唐書

李林甫為相玄宗嘗大陳樂勤政樓既罷兵部侍郎盧絢按轡絕道去帝愛其醞籍稱美之明日林甫召絢子曰尊府素望上欲任以交廣若憚行且當請老絢懼從之因出為華州刺史俄授太子負外詹事絢繇是廢

林甫重關復壁唐書

李林甫玄宗時為相故事宰相皆元功盛德不務權威出入騎從簡寡士庶不甚引避林甫自見結怨者眾憂刺客竊發其出入廣駟騎先驅百步傳呼何衛金吾為清道公卿辟易趨走所居重關復壁絡版甃石一夕再徙家人亦莫知也或帝不朝羣司要官悉走其門臺省為空左相陳希烈雖坐府卒無人入謁

陳少游諂賂宦者求近職唐書

唐代宗廣德中陳少游僕固懷恩表署河北副元帥判官遷晉鄭二州刺史少游長權變所至一切幹濟賄謝權幸以是數遷李抱玉表澤潞副使為陳鄭留後永泰中復奏為隴右行軍司馬擢桂管觀察使少游不樂遠去規徙近鎮時宦官董秀有寵掌樞近少游乃宿其里候歸沐入謁因鄙語諂謂秀曰七郎親

屬幾何月費幾何秀謝曰族甚大歲用常過百萬少游曰審如是奉入不足為數日費當數外營乃辦耳吾雖不才請獨取濟歲輸錢五千萬今具其半請先入之秀大喜與厚相結少游因泣曰嶺南瘴癘恐不得生還見顏色秀遽曰公美才不當遠出請少待時少游已納賂元載子仲武於是內外更薦之改宣歙池觀察使大曆五年徙浙東封潁川縣子遷淮南節度使喜譎數行小惠群吏任職三總蕃皆天下富饒處以是斂求貿易無虛日積財寶巨億萬初結元載賂金帛歲無慮十萬緡又事宦官駱奉先劉清潭吳承倩及秀故能久其任後載以過見疑少游亦疏之載子伯和謫揚州少游陽善之陰奏其罪代宗以為忠

裴延齡詐言以肆欺罔唐書

裴延齡擢司農少卿京右偏故有藿葦地數頃延齡妄言長安咸陽間得陂塲數百頃願以為內廐牧地水甘草薦與苑廐等德宗信之以問宰相皆曰當無有帝遣使按覆果詐延齡大慙帝不責也

延齡譖罷陸贄唐書

裴延齡性傾險德宗時度支判官班宏卒陸贄薦李巽帝漫許之而自用裴延齡贄言延齡僻戾躁妄不可用不聽俄而延齡姦佞得君天下仇惡無敢言贄上書苦諫帝不擇竟以太子賓客罷贄本畏慎未嘗通賓客延齡揣帝意薄譏短百緒帝遂發怒欲誅贄賴陽城等文章論辯乃貶忠州別駕

韋渠牟巧佞得帝意唐書

韋渠牟唐德宗時擢右補闕內供奉始同列易之後數遣中人

專召渠牟繇是皆屬目歲中主諫議大夫大抵延英對雖大臣率漏下二三刻止渠牟每奏事輒五六刻乃罷天子歡甚渠牟為人佻躁志向浮淺不根於道德仁義特用儉巧中帝意非有嘉謨正辭感悟得君也自陸贄免帝躬攬庶政不復委權于下宰相取充位行文書而已至守宰御史皆自推簡然處深宮所倚而信者裴延齡李齊運王紹李實韋執誼與渠牟等其權侷人主延齡實皆姦虐紹無所建明渠牟後出望最輕張恩勢以動天下召崔羊于茅山趙鄭隨布衣至補闕引醴泉令馮伉為給事中太子侍讀帝既偏于任聽士之浮競甘進者爭出其門赫然勢焰可炙

李實蠹政唐書

李實道王元慶四世孫以蔭仕嗣曹王皋辟署江西府判官遷